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三十三

宋理宗三

丁酉嘉熙元年正月癸丑朔御大慶殿受朝賀免天基
節上壽大宴 甲寅初置財用司詔京西湖北制置使
副給犒沿邊戰士有差 丁巳天基節羣臣表賀 是
夕雷 戊午喬行簡乞免賜文臣宴以答天戒從之
丙寅詔以淮襄避地流民饑寒可念令沿江諸郡委官

賑濟之 二月癸未朔詔禮部貢舉 以鄭性之知樞

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鄒應龍為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左諫議大夫李宗勉為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李鳴復罷以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乙酉葛洪薨 癸巳詔故參知

政事宣繒贈太師謚忠靖子璧服闋日與職事官以嘗

預定策元勲又詔繒寶慶初元所進朕即位事始悉本

先帝遺訓可宣付史館 丁酉諸王宮大小學校教授

王辰應進對言蜀中宣制竝建陛下曾考訂否上問以舊例奏云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樞密為四川宣撫時汪應辰歸班開禧間安丙在沔州楊輔為成都制置旋即召還今李璫宣撫在內楊恢制置在外號令未免牽制上曰適與輔臣言令楊恢參替安撫矣奏云聖算及此全蜀之幸 己亥屯田郎官王萬進對上曰卿是淮人熟知邊事奏云臣非知兵陸贄有言兵法無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區處即是兵法上問其說奏云一和字

沮衆誤國上曰和亦不可廢奏云若專立為題則不可
要當竝為戰守規模 癸卯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
送國子監刊進 甲辰知應元府趙與憲知平江府王
遂知建寧府姚瑱知常州何處信各以秤提會子進一
秩 三月壬子朔詔曰朕更化厲精視民如子固封守
以康四海期臻保定之功修文德以求遠人每切綏懷
之念然內治之尚闕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既被於創殘
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衆慘不聊生室廬焚燬

之餘茫無所託骨肉罹其荼毒丁壯困於轉輸嗟汝何
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捍防雖
烽燧之甫停奈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情發粟
以賑貧蠲租而責已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之家盍
加卹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新同歸於
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許晟大募三
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以聞 己未
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與權奏端平以

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小大之臣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間豈無魁傑奇偉之才欲望陛下申命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選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若費禕之繼諸葛亮劉濬之代高崇文庶無乏才之歎從之四月壬辰以皇弟保康軍承宣使貴謙為保康軍節度使皇弟武康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與芮為武康軍

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壬辰校書郎劉漢弼進對云奏

荆襄制閫當在江陵上問收復襄陽奏云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上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

豳奏陛下以方面付三閫而和戰之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生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國也陳韓

在金陵曠口之血天殆少警之而議者乃謂韃兵之難當非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復襄陽為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為下流隄防葵則結鄰閩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韓則以沿江併領淮西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為報効上然之 五月辛未春流星出左角大如太白 壬申行都大火 癸酉詔蠲臨安府城內外征一月仍覈焚室之數上於朝議行賑贍其救焚將佐優與遷秩有傷沒者厚卹之如軍功諸禁衛營柵

之遭燬者下所隸措置毋令暴露 甲戌詔避正殿減
常膳主管殿前司韓昱馬步軍司田慶宗知臨安府趙
與權竝上章俟罪詔釋之 丙子出內庫緡錢二十萬
給被災之家 熒惑犯太微垣上將星 辛巳詔曰朕
應天以實每懷嚴恭寅畏之思視民如傷敢替撫奄矜
憐之意雖夙夜靡遑於安逸而精神莫致於感通外焉
多壘之未平內則羣生之寡遂豈期京邑闐闐之地復
延融風鬱攸之災稚耄震驚奔馳靡定室廬焚燬蕩析

離居痛貫予心禍非汝咎不明不類皆由朕德之愆何
飾何修可逭上天之譴減膳徹樂發粟散財已曲示於
哀矜恐未蘇於凋瘵求民之瘼尤當公聽以竝觀悉意
以陳尚賴直言而極諫共圖銷弭永底輯寧 辛巳趙
與懽奏乞竄削詔貶秩一等 壬辰喬行簡等以輔政
無狀乞罷免 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當所不
原者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二赤縣亦如之
著為令 乙未太白填星合於井 丙午御筆新知黃

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即便道之官乃
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
奪三官建昌軍居住 詔朕欲建內小學令宗司選宗
子十歲以下資質之美者以聞 七月己未詔淮西制
參李曾伯等十一人各進秩一等以去冬棄國諸兵犯
合肥浮光遣援者有勞故也 甲申追封太師秦國公
趙汝愚為福王 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僉
書樞密院事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奏

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彛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其器業必者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益若宮嬪之為保姆內臣之為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授三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人居而德性成矣從之 淳祐二年六月

丁巳詔建內小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俾就學戊午太常丞兼僉部郎官陳燧進對曰內學教導之職當重其選上曰難其人燧奏師儒之官不但講誦當隨事規益養成德器八月辛未詔小學開講庚午詔令淮東制置使趙葵計度邊事已措置奏聞十月乙巳經筵講讀三朝寶訓終篇詔宣付史館賜輔臣宴於秘書省十一月丙辰詔湖南帥臣趙師恕進兩秩以平衡州鄱縣寇故也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趙以夫直前

奏云臣嘗歷攷春秋與歷代志紀日食為咎食淺者禍淺食深者禍深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歷家預言日食將既夫日食猶曰古所有之異也然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於斗食將既則四星俱見又曰日中見斗此則古之所無之異也斗分屬吳禍福有歸伏惟陛下亟側身而修行則太陽當為之不虧不然果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禍必隨應宗社事重生靈事重可不念哉上從之 丙寅詔權免明年正旦朝會 辛未御

筆太史豫言嘉平月朔當有日食星聚之失朕當損膳
避朝庶圖銷弭其令有司檢會故實以聞仍令學士院
降詔 乙亥詔曰朕懋厥德斯全財成輔相之宜謫見
於天當謹寅畏嚴恭之念朕自慙涼菲適值艱虞外焉
疆場之未寧內則政事之多闕日食星聚既垂儆戒之
機夕慮朝思期盡感通之實避殿減膳正事飭躬謂有
過在予一人尚賴交修之益而推恩足保四海盍頒肆
赦之書庶幾和氣之致祥自格乾文之順軌與爾有衆

永孚于休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庚辰御正殿

詔曰季冬之朔日食星聚皇天示戒朕心惕然雖值雲霧益當修省其令百官勿稱賀仍宣付史館 丁酉詔

嘉熙三年放行士人混補令於逐路漕司引試 己亥

詔曰朕念淮蜀未靖民不聊生將士乘邊戰攻良苦其天基節上壽大宴竝免以副朕顧憂之意 壬寅詔衡

州置雄楚軍五百人 丙午出豐儲倉米一十萬石賑

贍臨安府貧民

戊戌嘉熙二年正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朝賀詔曰朕親攬權綱厲精庶政實賴爾有位之臣相與圖維宜無待訓飭為也詔書屢下故習靡悛繼自今其滌慮飭躬首公體國率作興事洪濟時艱毋違訓言以干邦憲

詔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各二人三衙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才者二人咸以其實來上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余天錫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已未

詔淮西被兵日久近令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應援黃州
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將出師捷書上聞
朕深嘉歎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其立功將士姓名令制
司等第具上推賞光州信陽二城併當乘勝共圖剋復
辛酉以華文閣學士史嵩之為端明殿學士視執政
恩數寶章閣學士趙葵為刑部尚書制置竝如舊孟珙
而下遷轉各有差賞卻敵之功也 辛未以禮部尚書
兼給事中游似知貢舉權兵部尚書兼直學士院許應

龍權兵部侍郎范鍾同知 二月甲申知蘄州張可大

伏誅知安慶府李士達除名編管雷州以棄城宵遁也

丁亥以大理少卿朱揚祖為蒙古國押伴使 庚寅

以史嵩之為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

馬仍命內侍宣付都堂治事 戊戌蒙古國使見 詔

近覽李璠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靖為急宜

施蕩宥之澤以示顧憂之懷可令學士院降德音淮西

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 三月丁未朔詔安集

淮蜀軍民 戊申以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國通好使
濠州團練使右武衛將軍張勝副之 己未以著作郎
兼權工部郎官李心傳為祕書少監史館修撰專一修
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國史實錄 辛酉以史嵩之
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甲子史嵩之帶職入見
乙丑詔賜福王趙汝愚宗老元勳四字游似撰記文
四月庚寅都省言國計軍需多仰鹽課乾道以來歲
額六十五萬有奇自鈔法變而請買稀少亭戶失業乞

飭江淮諸司諸屯毋得私買浮鹽今提舉司復亭場委
官屬依直收買則利歸公上或猶以贍軍為辭令覈實
以聞從之 戊戌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沙田酒息
鹽袋租穀絲絹錢團田沒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歲
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乙未以戶部尚書趙與懽吏部
侍郎王極起居郎牛大年為殿試詳定官 閏四月丙
辰御集英殿策進士 御筆付趙與懽以下曰朕以眇
躬纂紹洪業適時多故深懼無以拯危難致安強故悉

取內外修攘之事疇咨多士冀陳忠益以裨闕遺其有識治憂時敢言無隱者乃朕所欲急聞卿等宜加精選寘之前列使真材得以自見士氣可伸以副朕親策之意 戊午御幄殿閱武舉進士射 丁卯右司郎官傅康奏陛下更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納則不與知焉乞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以為書藏之計簿房命近

臣董其事從之 壬申御集英殿賜進士周坦等勅四百二十三人 甲戌賜特奏名王宗令等勅凡六百四十人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僉書樞密院事 甲申喬行簡奏兵財二端尤今急務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聚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詔丞相有疏欲以兵財楮幣分任二三執政深得協恭和衷之意朕

為嘉歎卿等宜一乃心以副朕意 以布衣錢時成忠

郎吳如愚講道著書隱居不仕足勸後學時特補迪功

郎如愚換授從事郎竝充祕閣校勘 乙酉賜故太府

寺丞呂祖儉故承事郎陳亮謚尋以太常寺議謚祖儉

曰忠亮亮曰文達 遣兩浙江閩五路憲臣於朝以稱

提楮幣而出也 七月甲戌朔詔曰霖雨不已恐害秋

成烈風大作民用震驚天變不虛朕心憂懼今當避殿

減膳撤樂令中外之臣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闕違時政

之舛失極言無隱庶幾修省以實應天 乙酉以久雨
烈風禱於天地宗廟社稷 庚寅釋中外杖以下囚仍
蠲贓賞錢 辛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壬寅熒惑犯輿
鬼 八月癸亥詔朕嘗親覽中外臣僚所上封事多有
可采令後省看詳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
施行仍與旌賞 九月庚辰經筵進講毛詩 甲申皇
子生 丁亥詔故龍圖閣侍制趙希言忠存宗社功繼
前修可特賞資政殿大學士與執政恩數仍賜諡曰忠

憲 己丑雷 己未有流星大如太白 十月己巳詔

權免冬至大朝會 己酉戶部尚書趙興權奏今日者

暴風淫雨害於棗盛浙江東西室廬漂蕩願下哀痛之

詔遣賙卹之使徧行諸道許以便宜施惠從之 丁卯

監察御史曹威奏蒙古之興勞聖慮者五年矣聘使往

來謂息兵有期秋風未高合肥已受重圍和安在哉願

陛下移畏敵者而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則天祐人助

矣 又奏淮東總領吳潛申宗子時暉部集淮東西流

民約十萬餘口團結十七砦內強壯二萬可籍為兵近
調千百人為合肥之援真可嘉尚乞與補官從之 十
一月己卯日南至御筆戒飭百官 甲申皇子薨賜名
維追封祁王謚冲昭 十二月壬寅朔詔并淮東西湖
廣總所四川茶馬制置司犒賞諸擺鋪兵 丙午光州
守臣董堯臣伏誅司戶柳具舉配海外以其棄城從偽也
甲寅兵部郎官范應鈴面對上問廣中諸郡應鈴奏
云雖不及昔然亦可為但去天萬里人不守法二十五

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宜州卒莫通等叛提
刑張琮親往招安通等聞是宜州舊守即叩頭出降此
太守得人之效上然之 御札獎諭安豐守杜杲朕聞
安豐被兵不遑寢食知卿守禦勞苦措置有方朕為之
少寬今趙東夏臯之兵已集招信余玠之援亦來軍聲
不為不壯卿其鼓帥諸將同力一心掃蕩寇攘以安淮
右雋功來上厚有褒寵今賜卿銀器等諸將各賜金碗
一隻其在城一行戰守將士及淮東所遣援兵當此天

寒深為不易遣去官會三十萬貫可等第支犒一次卿
宜諭朕旨意俾各知悉 乙丑詔以誕日稱壽朕嘉與
海內同此宴樂屬時多故淮蜀繹騷人民流移將士暴
露朕舉此觴何樂之有其天基節上壽及大宴竝勿講
嘉熙二年正月丙申羣臣以天基節三表請詣文德殿
上壽至是乃從 戊辰詔諸道和糴去處給時直平概
量毋得科抑乃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己亥嘉熙三年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

重事進封益國公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
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
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兼給事中游似為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曰朕以眇躬凜居人上臨御

十有六載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弊端叢
積氛祲蔓滋內焉政令之未孚外焉邊陲之未靖撫事
機而興慨尚歲月之可為爰體詒謀聿新圖任法元祐
尊大老之典特詔重事於平章遵紹興竝二相之規蓋

欲相應於表裏毋徇舊習毋玩細娛使紀綱法度煥然
維新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故茲札示其體朕懷 戊
戌詔四川連年擾攘州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
者免試發還漕司簾引故行注授一次 二月壬寅以

余天錫兼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以史嵩之依舊兼都

督江西湖南軍馬 癸丑詔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

淮西蜀相距迢遙要須脉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閫
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同心協力共濟時艱毋徇己私

致誤國事令學士院降詔 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
京湖四川軍馬 三月癸未出豐儲米二十萬石賑糶
臨安貧民 辛卯雨土 壬辰決中外繫囚 癸巳雨
雹 甲午詔春事已深膏澤未洽深慮旱暵為虐靡神
不宗一雨應期方慰農望風雹為沴朕甚懼焉自三月
二十四日避正殿損常膳仍令中外臣僚講求時政引
用正人招集流民捍禦外侮弭災召和以稱朕意 四
月庚子朔再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知臨安

府趙與懃奏潮蓄江岸近蒙宣諭改作石堤臣與漕臣
條具乞備材石役軍兵庶可修築上曰卿宜更畱意尋
詔適覽所圖江面坍損尤多可劄下兩司募人夫併力
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
更弛慢 詔以今年九月大享於明堂 以不雨復詔
州縣賑流民決繫囚蠲贓賞錢 庚戌以雨未通濟復
詔決中外繫囚原減有差 庚申詔流民艱食令逐路
漕司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經戰陣處有遺骸能

掩藏者量與給賜仍覈其實以聞 五月丁丑上問蜀
事聞四月哨騎未已宰執奏云所傳果如此夔門重地
尤當加意又奏戰功冒濫有一年遽轉八九官者人多
假此忝躡科第乞檢會游似之請應軍功補官人須令
依舊從軍上然之 庚辰以久不雨再決中外繫囚

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進對詔蠲端平三年民畸零租
五月己亥朔詔朕以江潮為沴宵旰靡寧雖令修築
隄防以遏其勢迄今未睹成效治水之法不可與水爭

地使民之道毋至民不堪役斯為盡善趙與權可為端
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一任責措置修築
塘岸以防衝決仍令兩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用底
厥成以紓民患以寬朕憂 六月庚子詔以崔與之力
辭相位必欲掛冠特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恩數視宰
臣例 丙寅詔秋防將近邊燧日聞朕既命宰臣以督
師正藉諸閫之叶濟所宜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
則荆閫援之和儒急則江閫援之真泰急則浙閫援之

務要脉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共建殊績嗣有褒寵

七月戊辰朔詔諸路提舉常平司下所部州縣募人捕

蝗給米易之 庚寅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

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之 八月戊戌以潮患告於

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以游侶為參知政事禮部尚書

許應龍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諫議大夫林略為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楮輕詔戶部

下諸路州軍應稅賦征權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

折納嚴戢欺抑等弊令監司御史臺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 庚辰朝饗太廟 辛巳大饗

明堂赦天下 戊子詔川廣監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因

徙 辛卯以江湖浙東建劍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

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敕制總

司令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陳韓斬殿司崔福以其不從本司調遣也初福從趙葵

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

殺之 十月庚申許應龍林略罷 詔出封樁庫祠牒
三百通下江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旱傷之民 乙
丑虹見 十一月丙子以兵部尚書范鍾為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 戊寅給諸軍薪炭錢出成者倍之
十二月戊申以敵犯夔門上流警急詔都督府淮東
西沿江制司命兵進援

庚子嘉熙四年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 己卯御筆
乃正月辛未有星出於室宿朕俯察人事仰觀天文殆

必有因益深震懼朕將避殿減膳令學士院降詔 庚
辰詔曰朕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
不能上金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徵彰
灼夙夜祇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
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
姓有過在余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
乘間歟舉錯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失當而真偽無
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

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
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
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叶恭
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
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丙戌詔知
無為軍萬文勝知安豐軍王福賜金帶許服繫旌戰禦
之勞也 甲午彗星犯王良西南第二星 二月丙申
朔詔禮部貢舉其務崇長學殖需濟道真 戊戌詔曰

朕紹膺駿命德不能遠致外夷之有干而仁弗克周使
黎元之寡遂昊穹垂譴彗象示妖起於營室之躔迫於
王良之次固已避殿減膳亦嘗下詔責躬惟是蝸蝸高
拱過失何由自知鰥寡至微疾苦豈能上達伊欲遵敢
言之路必也開勿諱之門凡在臣民許陳章奏忠忱者
悉加獎納峭直者亦務優容尚慮閭閻之間怨氣滿腹
囹圄之際憤聲徹霄是用加惠羣方蕩宥多辟庶銷災
異立召冲和可大赦天下 辛丑有流星晝隕白虹貫

日癸丑進知連水軍蕭均官一等以其修舉郡政葺治城壁故也甲辰詔史嵩之暫赴行在奏事戊申詔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舉行便安流民之政凡十一條癸丑臨安府守臣言獄空詔獎之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鄂州孟珙為武寧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丙辰白氣亘天三月壬辰詔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濟令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

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
二人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著其實狀亟以名聞以
待擢用 右正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謝方
叔除宗正少卿以論史嵩之故也 壬辰史嵩之入國
門 癸巳嵩之奏事 四月己亥叙復鄭損元官尋以
直舍人院程公許奏損撤關外五州重屯移之內郡則
丁酉蜀禍損實為之使損官可復不知千億萬之赤子
死者可復生乎乞收成命從之 壬寅前潼川路運判

吳甲入奏抗言蜀事上感惻久之上曰蜀從前亦委寄
非人奏云棄邊郡不守鄭損也啟潰卒為亂桂如淵也
忌忠勇不救趙彥呐也今彭大雅又險譎變詐費防閑
宜進孟珙於夔門夔事力固乏東南能助之夔足以自
立上皆是之 癸卯特轉史嵩之官三等令歸班 甲
辰監察御史王萬除大理少卿以嘗論嵩之故也 詔
祖宗盛時宰執有輪日當筆者今二相竝命合倣舊規
而平章總提其綱一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

院印竝令平章掌之 丙午嵩之奏督府日下結局已
劄諸制閫宣司并四川總領所一應邊機軍須等事具申
朝廷施行其督府錢糧器械乞劄別之傑攢結來上詔
從之 辛卯以紹興府薦饑詔蠲今年夏稅 六月戊
戌詔兩淮經寇州郡已舉未該免人與比京襄例令赴
來年省試一次 辛丑初置國用房命近臣禱雨於天
地宗廟社稷宮觀 壬子錄行在繫囚 詔六月亢陽
日事禱祈邈無報應且聞飛蝗為孽朕心惕然自七月

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竝許直言朝廷闕失
七月甲子出封樁庫緡錢三十萬貫賑臨安府貧民
乙丑詔曰朕德不肅天示常暘以戒不德入夏以來
膏澤闕少徧走羣望穆卜雩祀神聽愈邈豈積行多媿
無以對越神明歟施政多舛無以感召和氣歟抑優游
牽拘法制日玩而威令浸弛歟將陽微陰盛直不勝枉
歟貪殘相師而元氣益削異儒成習而邊禍浸迫歟不
然何其不雨至此極也朕苦不自覺羣公卿士大夫未

有極口為朕告者三復雲漢之詩而流涕焉且朕自親政以來未嘗罪一言者今人情皇皇大命近止上下猶顧望蓄縮隱情惜已是未諒朕之衷也今至無間中外臣庶凡朕躬之失朝政之疵關於時務之鉅民瘼之切者其均以啟朕朕且采擇施行之悉意以陳毋有所諱

詔令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贓賞錢 癸酉

主管官告院方來進對言及諸閭官販上曰諸司欲之奏云正不當如此因及科降事上曰不如明與之錢奏

云正要明白諸司但說能自措置為朝廷備邊不願科
降世豈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上是之 戊
寅以岳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使
壬午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奏北使王楫之來恐三邊將
士意和議將成或弛秋防有誤國事雖朝廷劄令宣司
館之江外又恐辭必欲入見宜勅孟珙思破其奸上然
之 己丑熒惑太白會於鬼 庚寅詔秋成在望雨澤
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審異駁勘之獄酌情決遣以

聞其失當官吏特免推結 客星見於尾 八月壬辰

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 九月壬戌

朔沂王夫人俞氏薨輟視朝五日 令禮部太常寺討論

典故尋檢點國朝會要以聞太常寺議奏宜用孝宗為

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舉哀成服故事詔從之 癸亥

以喬行簡為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進封魯國

公 乙丑詔知招信軍余玠進官三等以邊報敵造船

於汴玠提師沂淮入河連獲捷故也 丙戌都省言比

奉御筆楮幣折閱雖自於民奸倖多生於守令今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經臺省越訴必置於罰上從之 十月辛卯朔贈入內侍省陳洵益昭慶軍節度使 癸巳詔以明年正月一日為淳祐元年 丙申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得過糴尋詔趙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

丁酉詔曰朕惟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賊吏罰未
嘗少貸比歲以來貪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谿壑不
饜國匱而囊橐自豐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為罔利之
地其令內而臺諫外而監司常切覺察其有贓狀著者
必加鞠勘悉遵建隆淳熙典刑斷在必行毋貽後悔
十一月甲子熒惑入太微垣 十二月己未詔曰迺者
丙辰之夕京城地震地道貴靜動則有變豈朕不德而
致歟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不虛生必有其證可令

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闕失朝政之愆違極言
無隱將見之施行以為消弭之道 閏十二月乙丑宰
執乞罷政不許 詔賞京湖將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
寇由忠萬透渡南岸守險而捷故 丙寅以李宗勉薨
輟視朝三日尋贈少師賜諡曰文清以游侶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范鍾參知政事權吏部尚書徐榮叟為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
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

詔淮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並兼本路屯田使 壬
午閱軍頭司武伎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庚寅朔御大慶殿受朝賀詔曰朕
寤寐雋髦圖惟康乂屢飭中外各舉所知間者諸大夫
多具文以應令所舉非所用故臨事有乏使之憂厥今
肇更新化作興庶政將孜孜而責實可泛泛以求材宜
令內而侍從兩省卿監郎官外而前宰執侍從帥臣監
司各舉三人悉疏其能委堪某用又有堪充將帥之人

混迹偏裨墮身邊遠無由自達併令三衙諸衛外間戎
帥各舉三人孰為智將孰為勇將孰能簡精銳覈虛冒
以體國孰能明紀律禁侵暴以安民亦各詣實來上朕
將甄別器使庶文武小大各當其用以稱朕興起治功
之意 甲辰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
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
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
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

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於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少詔黜之

龜鑑曰尊事黃耆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教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儒先重則吾道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理宗之褒儒先其審諸此歟五君子從祀肇於淳祐祇謁先聖之春天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歟

戊申車駕幸太學大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盛講

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併以紹定三年御製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
示諸生 癸丑御後殿引見吏部奏舉改官三十八人
捕盜酬賞六人 以吏部侍郎兼侍講杜範知貢舉吏
部侍郎兼給事中錢相刑部侍郎兼祭酒曹巖同知侍
御史兼侍講彭方監試 二月己未朔御筆付知舉杜
範以下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

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
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
為尚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
治功之意 甲子詔忠順軍副統制孫棟陞都統制仍
賜金帶賞重慶之功也其餘將士第賞有差 庚午給
事中錢相繳太中大夫致仕易祓贈官之命以其草蘇
師旦節鉞之麻也 詔以孟珙為京西湖北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峽州置司

己亥詔宰臣具慶前此罕聞史嵩之父彌忠年踰八秩宜示恩褒可除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母益國夫人孫氏進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養 壬子喬行簡薨輟視朝行簡在相位專以商販為急務溫台鹽商數百羣有士子為詩曰知君果是調羹手傳說當年無許多

丁亥詔權禮部尚書高定子修四朝國史寧宗實錄

三月乙巳新知廬州呂文德朝辭上曰近淮西諸軍冒濫虛名甚多惟遊擊三萬尤甚須當揀選兼邊頭事須

與別之傑商量遵從制閭便是遵依朝廷奏云恭領聖
諭 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範等奏省試考到取應宗
子弟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試從之 庚午以經筵進
讀仁皇訓典終篇詔講讀修注官各進一秩 辛未詔
沂王榮王合遵典故襲封尋以皇弟與芮為開府儀同
三司充萬壽觀使襲封嗣榮王仍赴朝參皇弟貴謙為
開府儀同三司襲封嗣沂王 甲申經筵進講毛詩
五月庚寅以皇叔祖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

嗣秀王師彌為太保 皇叔祖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師貢為少師 己亥詔沿江制置使兼淮西
制置使別之傑任責措置邊面戰禦如遇緩急調度權
聽便宜施行 甲辰詔與為當日親端士留意問學昨
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
朝夕規正徹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 壬辰以禮部
尚書兼直學士院高定子侍御史金淵左司諫方來為
御試詳定編排官 癸巳御集英殿策進士 甲午御

射殿閱武舉進士射 御筆付高定子以下公選精擇
各既乃心以副朕詳延多士之意 甲辰行秘書郎梅
杞奏內廷畫降或黃緣可得上曰亦是有例者奏云昔
我仁祖手詔謂背理覬恩負罪希貸求內降者中書密
院執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願陛下以為法上曰
政欲法此 戊申賜正奏名徐儼夫等敕凡三百六十
七人 己酉賜特奏名吳必達等敕凡六百三十七人
六月丙寅以久雨錄行在繫囚 乙亥御射殿閱正

奏名進士射 丙子閱特奏名進士射 丁丑詔喬幼
聞追三官送撫州居住以蔑國憲存留新楮轉易取贏
也 戊寅詔曰朕曩出親札申嚴賊吏之禁踰半歲矣
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撫細故以塞責者
其申飭諸路監司遍察所部州縣其有貪殘倍尅者廉
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置於罰如監司庸懦不能舉
職令臺諫彈劾聞奏 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趙與懃常
州宋慈江陰軍尹煥廣德軍康植濟糴有勞各進一秩

乙巳詔皇城司申嚴宮禁勅去失之令 乙酉詔勅

令所修偽造新會楷改舊會盜賣會低之令 庚戌詔

以宗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日赴榮邸講授

乙卯詔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

監司帥守宜體國薦賢毋徇權要 八月丁巳詔求遺

書於天下 己巳詔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粹史

藁刪潤歸一秘書省長官點對日厯會要並期以十一

月終成書 徽州火詔削守臣鄭崇官一秩 甲申詔

馬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
揮闕額 十月壬申詔舊制兩任通判人與內郡一任
注廣郡改官年及免作縣人不得入倅闕竝宜禁制其
令吏部及制閫監司常切遵守仍闕辟差窠 己卯詔
提舉司母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倉令項椿收仍措
置上於尚書省 十一月己酉詔內地州縣官闕以見
任官兼母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 十二月丙寅太
學博士劉應起進對言大有為之君常使近倖畏宰相

今宰相畏近倖使宰相畏臺諫令臺諫畏宰相願陛下
官府事一以付之中書而言官勿專用大臣所引則權
一歸於公上矣上然之 丁丑左司諫方來奏岳珂比
以罷斥乃卜第吳門蔑棄君命乞勿予祠令歸江州監
察御史謝公旦又奏珂創增鹽額國課益虧況作俑言
利乞重鑄削詔更鑄一秩 侍御史金淵奏彭大雅貪
黷殘忍蜀人銜怨罪大罰輕乞更竄詔除名贛州居住
壬寅淳祐二年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詔曰

朕惟省刑薄斂我朝家法屢飭有司務行寬大比年以來吏習滋蔓關市之征求無藝錢楮之出納多欺今歲事更端盡作新吏治以蘇民瘼申飭郡邑小大之臣洗心滌慮盡革舊習以毋負朕愛養欽卹之意倘或不悛必罰毋貸 詔趙葵別之傑帶職赴闕奏事 戊戌右

丞相史嵩之等進呈中興四朝史孝宗皇帝經武要略寧宗皇帝玉牒日厯會要實錄今上皇帝玉牒 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嵩之等進秩有差 壬

戍別之傑入覲上問邊頭曾無加備之傑言當修復壽
春又言上流之勢全在於蜀上又問金陵兵糧及居巢
屯兵幾何之傑奏金陵見屯三萬錢糧僅給居巢所係
甚重見屯不過二千遇秋增戍至二萬方足用上竝然
之 甲子軍器監兼尚左郎官范應齡進對言宗社大
計舉嘉祐紹興事上曰兩朝自有典故非不知之但難
得其人應齡奏與賢與子天實為之天若祐宋必有其
人以俟採擇 以游似為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

東安撫使尋差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 甲戌以范鍾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出
身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 己卯權兵部侍郎准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
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之規乞諭大臣明示意嚮上
曰當為必守之規趙葵久任淮東且有規畫曾伯奏敢
不循其成規申固封守 三月甲申詔在外諸軍請給
內楮幣權以十八界三分增給楮賤故也 戊子詔沿

江兩淮唇齒相依其令和州無為軍安慶府聽沿江制
司節制 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閫沿邊戎司今後
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 癸卯經筵進讀孝宗聖政終
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擢有差 侍
御史兼侍講金淵奏近嘗面奉玉音國本大計朕豈不
知已命籍近且尊者俾任選養之責特外未知耳願發
自宸衷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賢德參稽仁宗孝
宗之典故次第舉行上嘉納 四月癸丑朔詔以今年

九月有事於明堂 癸亥倉部郎官趙希堅進對言蜀
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上曰今日救蜀為急朕與二三
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希堅奏當
擇威望素著之人於夔峽要害處建一大閘上曰重慶
城堅恐自可守希堅奏云重慶在夔峽之上寇若長驅
南下雖城堅如鐵何救東南之危上然之 詔明堂大
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
大費竝從省約 壬申雨雹 丙子考功郎官劉漢弼

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上曰當付外施行 五月甲午新知梧州趙時學陛辭言吳玠守蜀三關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難守上曰嘉定可守否時學奏若論形勢當守重慶上曰若守重慶成都一路便虛時學奏重慶亦重地可以上接利閬下應歸峽 己亥淮東安撫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又奏一視文武之士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國之福也上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少留當有擢用 乙巳尚右

郎官龔基先入對言上流事上曰上流可憂基先奏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防存亡所係豈可不慮上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奏屯田有名無實牛種既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 丁未右正言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間歷三四制臣無地屯駐獨彭太雅城渝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於重慶立閭庶可運掉諸戎願早定至計料簡邊臣俾往經理則蜀可為也上然之 己酉以趙葵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月甲寅

倉部郎官李鉉進對乞廣求備禦之方上曰秋風已近
去歲蜀事大壞今當如何為策鉉奏陳隆之因成都城
故基增築未為非是第功力苟且識者逆知其難守臣
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存亡而已未幾為田世顯所
賣城門夜開隆之劬焉上顰蹙久之 丁巳詔建內小
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弟就學 以余玠權工部侍
郎四川宣諭使應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
後奏尋詔敕四川官吏軍民等悉條陳大計以聞 以

久雨詔決中外繫囚 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陳煜進對
曰內學教導之職當重選上曰難其人煜奏師儒之官
不但講誦當隨事規益養成德器 癸亥參知政事徐
榮叟罷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丙寅錄
行在繫囚 尋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定子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杜範為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 戊寅詔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

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豐軍修武備 七月丙申余
玠陞辭言外攘本於內修上曰今日之事不必問彼運
衰與不衰但自靠實理會治內規摹玠奏云聖諭及此
宗社生靈之福上曰卿前所言靠實工夫玩之有味此
去必能見之行事卿宜務忠實以革欺誕施威信以戢
潰衄廣惠愛以撫流移當為四蜀經久之謀勿為一時
支吾之計 八月辛巳朔詔戶部申嚴州縣增收苗米
斛面之弊 甲寅以史嵩之為明堂大禮使范鍾禮儀

使別之傑儀仗使高定子鹵簿使杜範橋道頓遞使

丁巳以秘書省正字陳南一國子正胡良竝兼內小學

教授 辛酉進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

一資酬夔城版築之勞也 丁卯詔出封樁庫十七界

楮幣十萬賑贍紹興處婺水滂之民 辛未詔小學開

講 丁丑殿中侍御史濮斗南言夏秋霖雨浙東四郡

民生蕩析乞委之畿漕擇愛民之吏行拯弱之策撫集

流離蠲減秋賦從之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癸未

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 辛卯大饗于明堂
大赦天下 丙申詔令六曹館學寺監院轄倉庫務場
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覈實載籍上之于朝
副在有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竝如外官交承
例聯銜具數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 十月癸丑勅令
所言臣寮世賞不許奏異姓著為令 甲寅進史嵩之
永國公 丙子詔淮東西制置使李曾伯應軍行賞罰
許便宜施行 十一月甲申詔軍功補授人願就鄉舉

者聽 辛卯詔實錄院修孝宗光宗寧宗御集 戊戌
雷 己亥日南至免朝賀 癸卯詔決中外繫囚 甲
辰先給諸軍雪寒錢出戍者倍之 乙巳蠲三衙大理
寺臨安府及屬縣點檢贍軍犒賞酒庫所贓賞錢 丁
未詔曰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乃發聲
朕甚懼焉變不虛生緣證而起朕避殿減膳思咎譴告內
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其各罄忠嘉無有所隱輔
朕不逮俾得尊聞行知導和銷異保我子孫黎庶亦職有

利哉布告中外明聽朕指 十二月己未詔杜霆追納
出身文字羈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訴其誤民棄土之
罪也 辛酉以儒林郎鍾宏辭除太學博士乞致仕養
母詔特改京官秩奉祠以獎孝行 丙寅以寧武軍節
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孟珙為檢
校少保端明殿學士別之傑為資政殿大學士湖南安
撫大使兼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葵
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資政殿學士趙與權知温州權

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
置使兼知重慶府 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
度權許便宜施行 庚午詔以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
為和州防禦使旌五河捍禦之勞也

癸卯淳祐三年正月戊寅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詔大
臣百執監司將帥守令同心叶力以圖實政 高定子
兼權參知政事 癸未起居郎兼秘書監項容孫言迺
者求言願如建隆故事集官參詳書於方冊關君德者

上之禁中關時政者寘之都省關民事者頒之郡國詔
令類送後省看詳來上 癸巳以湖南安撫司奏東安
寇平詔永州通判鄧均進一秩餘官補轉贈卹及官其
子各有差 甲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嗣榮王與芮恩數
視嗣秀王師彌 丙午以呂文德為福州觀察使侍衛
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捍邊面 二月
戊申朔詔禮部貢舉 己酉詔淮西提舉制司參謀官
趙希滂淮西總管聶斌等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

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 丙辰雪 皇女進封延昌公

主 甲子詔進安豐軍守臣王福二秩廬州路鈐轄

吳仁等一秩旌修築城壁之勞也 三月丁丑日

有食之 庚寅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乞歸田里詔不

許 丁酉詔進池州都統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領舟師

策應通泰之勞也 辛丑詔知招信軍趙東奪三秩罷

以淮東制司言其撫馭失宜也 四月癸丑以左武衛

中郎將時暫濠州同共措置扞禦王烈閤門宣贊舍人

兼淮西鈐轄王杰閤門祇候前江東鈐轄李秀實往馬
師王鑑軍前議事遇敵戰死贈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
乙卯詔進嘉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
峒言其守城之勞也 丁巳詔以經筵進講尚書終篇
講讀說書修注官各進一秩 甲戌殿中侍御史項容
孫言前嚴州太守李彌高趙與文侵取酒息獨衛湜一
無所私有旨獎廉黜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汶各奪官二
秩湜進職二等 甲申以御前軍器所隸于軍器監

丙戌詔贈閣門宣贊舍人楊大全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仍官其二子以四川制司言其力戰而死也 六月丙午朔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龍言勅建小學須早為權宜之計以係天下之心又奏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繼嗣之慶意者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詔內臣權罷進養子乞取法行之 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溫州趙與權乞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戊辰太白晝見 庚午大理寺鞫前嘉定知縣旨枹尉趙與齊

等賊狀獄成旨抱與芥除名勒停抱一千里羈管與芥
五百里居住 甲戌錄行在係囚流星出氐大如太白
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徐敏子經理亳州 七月甲申
詔進無為軍守臣戴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
守邊固圉之功也 丁亥太白入井 癸巳詔摘京湖
沿江制司兵置殿司策應軍屯京口 八月辛亥詔戶
部申嚴州縣納苗多取之禁 戊午令福建安撫司照
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

項寅孫請也 癸亥又以寅孫言併福州延祥菰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水者補充凡一千五百人 庚午詔申嚴冑闈泛牒之禁 壬申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 景獻太子府乞改講尚書從之 莊文太子府乞改講春秋從之 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趙希漈對言安豐廬濠風寒最甚三州安則淮甸無虞江面奠枕上曰安豐最緊希漈云欲固安豐須復壽春上然之 命淮東西總所餉軍券錢竝給

芝楮四分以制臣李曾伯言楮賤卒貧故也 癸未從
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請令淮東制置使李曾伯蠲高
郵軍及其屬部州縣初收牛租 十月甲午先是知婺
州陳康熙奏事乞舉嚴父配天之典久未決將作少監
韓祥進講復言之至是禮寺議乞恭奉寧宗陞陪太祖
太宗將來明堂三后竝侑旨令條具一行禮制以聞

十一月乙巳日南至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詔直寶文

閣王定素履平實直顯謨閣葉武子雅志恬退皆掛冠

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為祕閣修撰武子直龍圖閣

乙卯令潮州守臣節制推鋒軍分屯軍馬 己未蠲大

理寺三衙臨安府縣點檢贍軍犒賞酒庫所贓賞錢

令廣東提刑節制韶州推鋒軍 壬戌雪給行在諸軍

錢出戍者倍之 甲子樞密院編修官兼權都官郎官

何式進對言蜀事上曰正好乘暇作工夫又問曰今潰

劫如何式言須用東南軍陰制蜀軍上是之 詔以雪

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臨安細民 十二

月丁丑以沿江制置副使司言所管屯田穀麥增收官屬文慶洪以下推賞有差 丙申以嚴寒再給諸軍薪炭錢 辛丑樞密院言待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制兩淮出戰軍馬呂文德等汴濠膠淄勞績有旨文德進秩四等餘補轉有差

甲辰淳祐四年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詔曰朕惟晉羊祜之禦邊綏懷遠近開布大信得江漢之心境外刈糧獵獸悉皆償所侵獲朕甚嘉之間者頗聞邊

將貪小利以為功甚者殺越人以貨豈朕兼愛赤子之意哉今上天助順敵兵乖離正當廣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咨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毋殺無辜使中原遺黎聞之舉欣欣然有更生之望宜昭德意濟我修攘爾亦有無窮之聞

龜鑑曰兵擇所養則挾纊而士氣伸兵強其備則投袂而軍心一此非得邊防之大計歟兵法莫難於用將而亦莫難於馭將書兵法以賜諸閫正欲厲將帥之忠勇也蓋以孝宗志在規恢虎臣王彥討論孫武

兵法付之閫事使將士皆曉暢古今成敗之機帝則即成書而分賜諸閫而諸閫各厲乃心莫不知上有孝宗規恢之志舉羊祜大信以戒邊臣正欲以懲士卒之貪暴也蓋晉人得羊祜善禦邊綏懷遠近得江漢心境外割糧獵獸之事悉皆償之帝則嘉尚其事取之而成飭將士而將士聞斯言者悉得以自新而毋擅興暴殺之事莫不知慕羊祜禦邊之善此馭將之道也

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逴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災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又曰民吾同胞

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
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
法理逮於都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謚議曰宋之得天下也以仁孰增而高孰浚而深銘
謹刑銘訓廉論仁厚昏仁言之發也下明詔以戒貪
吏立良法以蠲斛面因赦令以減田租改官親民者
必使書字民箴於厯首以示鑒戒昏仁政之施也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以權刑部
尚書兼給事中劉伯正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庚戌內小學孟孺孟萊竝特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右正言王瓚監察御史趙倫呂
午言李鳴復罷以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杜範罷以資
政殿學士知婺州 己未朝獻景靈宮 以劉伯正兼
權參知政事尋兼同提舉編修勅令 丙寅以吏部尚
書兼給事中金淵知貢舉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濮斗
南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鄭起潛同知侍御史劉晉之
監試 二月壬申朔御筆朕妙簡儒英俾司文柄冀得
髦俊以亮天工學術必究其淵源毋以涉獵為能詞章

必主於典實母以浮靡為尚母滋蹈襲母取雷同昔人
典貢多能以程文占器識卿等其精意考校以副朕側
席之意付金淵以下 癸酉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各
十萬付京湖四川兩淮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

壬午采石水軍統制關寶太平州防江軍統轄陳致各
進一秩餘推賞有差旌其造戰船軍器之勞也 乙酉

始雷 丁酉壽昌飛虎軍統制鄭大成追三官以其出
戍涪州不至以致棄城故也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

免新除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甲寅經筵進講
論語終篇 己未賜宰執講讀侍立官燕于祕書省仍
進講讀侍立官一秩 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金淵為
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尋差同提舉編修經武
要略 四月流星大如太白出尾距昴 壬午詔兩浙
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間以楮
幣準錢供輸 詔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
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

又令江東漕司撥寄椿十七界楮幣二十萬犒安豐策
應將士 丁亥以淮東制司言權總管王德等隨王鑑
撫定山城有勞詔進德二秩餘補轉給犒有差 五月

乙巳以淮東制臣言副總管兼知海州周岳左武衛大
將軍湯孝信直擣山東膠密之功竝於遙郡上進一秩

庚戌詔知瀘州曹致大帶行遙郡刺史以四川制臣
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 壬子詔浙西兵鈐

鎮江府駐劄殿司策應軍軍統制萬選進一秩制領將

佐徐勝等補轉減年有差以沿江制置副使司言其招
遊擊軍之勞也 乙卯詔以權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
項容孫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宏迪殿中侍御史
王瓚為殿試詳定官 丙辰御集英殿策進士 丁巳
御後殿閱武舉進士射 戊午以呂文德解圍壽春令
赴密院稟議又詔江東漕司撥寄椿十七界楮幣百萬
付淮東西制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士 癸亥以鄒
應龍薨特輟視朝一日尋贈少保 六月庚午朔以余

玠言沔州都統制權遂寧府雲拱因成都之擾殺奪民財襲劫龍石泉郡印權知潼川府張涓馭軍無紀殺掠平民詔竝追毀勒停拱竄瓊州涓昭州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豐壽亳州軍癸酉

詔王福暫屯揚州同共指置秋防乙亥御集英殿賜進士

留夢炎等勅凡四百二十四人丙子賜特奏名進士魏汝

賢等勅凡六百二十一人詔安豐軍策應解壽春圍

將士補轉官資有差又詔壽春受圍將士有全城卻敵

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司從實保明補轉又以淮
東制司言先來海道立功將士亦補轉有差 丙戌知
樞密院事范鍾乞歸田里詔不許 庚寅御射殿閱正
奏名進士射 辛卯閱特奏名進士射 十月辛丑分
命刑部尚書監察御史卿監郎官錄臨安并屬縣三衙
兩廂繫囚 壬寅詔夏臯叙復元官令制司申辟差遣
羊洪帶行遙郡刺史鄧淳鍾實邢得高勝竝帶行閣職
實添差淮西鈐轄賞壽春解圍之功也 癸卯初命監

察御史一人監鈴闈試仍添差檢點雷同官一員 庚戌詔知安吉州楊瑾奪一官罷以監察御史胡清獻言其妄以平民為盜用刑失當也 壬子詔其將來明堂大禮恭奉寧宗皇帝升陪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參配天地 詔沿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庚申詔揚州精銳軍統制李旺進二秩以其整辦舟師解圍壽春也 甲子詔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修撰 八月癸未

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令諸路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有旨范鍾劉伯正時暫當筆 乙巳史彌忠薨 丙午

制起復史嵩之 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

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
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
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
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
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
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

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
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與禽獸相去不遠矣
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
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
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
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
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
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

心術曲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聽將士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能聞計即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貫鬻中璫轉移上心私求御筆必得起

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
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
為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公不受起
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耶臣謹按
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病也盡涕
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矧陛
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
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

下未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莸冠整
佩洋洋入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日昔李密有言臣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烏私情
願乞終養密之於祖猶爾嵩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
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
盍號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又
死不及殮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
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

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為去後之地暨姦謀已
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
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
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
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風俗嵩之身為台輔
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為有折
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
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

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

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
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
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
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
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
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
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為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
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

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
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字之謠
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
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
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
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
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
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患

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
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
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
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
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
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
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
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

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
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
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
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為
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
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
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諗僨兵之聚邊傳哨騎
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

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逾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
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
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
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為宰相動欲守法
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
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
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
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挈

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為人臣為人
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
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
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矣惟陛下幸裁 已未
將作監徐元杰奏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
政自代上曰起復之命以邊事稍急爾元杰云學校之
書不可泯上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
論是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

元杰又乞引去上曰經筵正賴卿規益以何事而引去
乙丑雷 十月辛未詔曰朕德弗類無以格陰陽之
和迺秋冬之交雷電交至天威震動咎證非虛甚可畏
也今朕避正殿減常膳方將反觀內省回皇天之怒可
不廣覽兼聽盡羣下之心應中外臣寮各指陳闕失毋
有所隱朕將親覽博采忠諫見之施行以昭應天之實
壬申以范鍾參知政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金淵
乞罷詔不許以強再興添差成都府路馬步軍副總管

兼知懷安軍節制戍兵 甲戌令慶元府守臣趙倫勉
史嵩之赴闕 己丑出右諫議大夫劉晉之殿中侍御
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劉漢弼為右司諫
上欲更新庶政故有是命 庚寅漢弼遷侍御史 壬
辰詔起杜範游似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
錄用 甲午詔臺諫耳目之寄若稽舊章悉由親擢自
今不許大臣薦進 殿中侍御史鄭霖言宰相非百官
比豈容久虛竊恐中書之地預沒隄防搢紳之徒各懷

向背御筆詳卿所奏雖切事情進退大臣豈容輕易
侍御史劉漢弼言金淵尸位妨賢罷政馬光祖貪榮忘
親罷江西運判新命勒令追服又言臺諫彈擊論列乞
非時入奏從之 十一月辛丑詔趨游似杜範赴闕
壬寅召王伯大趙以夫徐鹿卿 癸卯詔奪前禮部侍
郎劉晉之一官罷祠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懷利志
失也 乙巳以劉漢弼言罷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王
德明以王福代之 丙午以程公許為起居郎兼直學

士院 丁未再趨游似杜範供職 戊申雷 庚戌日

南至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召陳韡李性傳 丁巳以

陳韡為兵部尚書李性傳權刑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王

伯大權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趙以夫權刑部侍郎

戊午以禱雪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臨安細

民犒三衙諸軍亦如之 庚申詔釋大理寺三衙臨安

府并兩浙路州縣杖以下繫囚 辛酉以雪寒給諸軍

錢出戍者倍之 十二月庚午以范鍾為左丞相杜範

為右丞相竝帶樞密使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劉伯正參知政事 壬申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癸
酉詔曰蓋聞以公滅私周王所以治官後義先利軻書
所以垂戒朕望道未見閔時多艱與予共治之臣錮於
謀身之習有官守者以謀身而失其守有言責者以謀
身而失其言各懷患得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
致天工之多曠宜國步之未夷今朕躬攬權綱首嚴訓
迪凡聯事而合治各滌慮以洗心毋懷私恩毋萌私念

母植私計母締私交三事暨大夫則以朝廷未尊為已
愆士氣未振為已恥守令以民俗未裕為已責將帥以
邊疆未謐為已憂主爾忘身國爾忘家以共圖內安外
寧之效則予汝嘉其或不恭邦有常憲非我一人以薄
待下乃惟爾自速辜欽哉母替朕命上一新吏治故有
是詔

宋史全文卷三十三